

和尚將軍許世友

沒有大空碗也不再監酒

●陳學溶

打得越兵屁滾尿流

中國大陸許世友的軍銜是上將，生性豪爽，雖在官場多年，卻仍保持了「少林寺和尚」的作風，留下不少趣事。這位司令生活作風崇尚「簡單」兩字。吃飯要求簡單，祇要有酒，有辣椒，其餘什麼無所謂。穿衣也簡單，除了睡覺，平時全穿軍裝頭上一頂軍帽油漬斑斑，還有汗碱。有人問他的警衛員，為什麼不幫他洗洗？警衛員答道：「他不叫洗，嫌麻煩。」那你偷著幫他洗洗！「不料警衛員不當回事地說：「我也嫌麻煩！」

八大大軍區司令對調，許世友來到廣州，和軍區幹部見面。秘書準備了發言稿，他照著唸了兩句就不耐煩了，稿子一扔，隨便說說，五分鐘不到就結束了。以後開會都是如此，深受文山會海之苦的幹部們，最歡迎他的這一條。中越交惡，許世友任廣西前線的司令。部隊打下諒山以後，上面命令撤兵。許司令望著軍用地圖沉吟，遲遲不下命令。他伸出小胡蘿蔔粗的手指頭在地圖上比劃，惋惜地說：「全是平原了，坦克、大砲都

好發揮用場了，不要兩小時我就能到河內。」所以，他在表示服從命令的同時，又堅持再拖一下：「拱一拱，我再拱一下……再往前拱一下，嚇他們一下子！……」，他派兵出諒山幾十公里。接到越南的政府機關紛紛撤出河內的報告後，許世友哈哈大笑，捋起袖子，晃動著粗大的胳膊說：「嚇屁了不是？撤了，屁滾尿流，媽了個×的！」笑歸笑，他心中其實也很惱火，因為沒能達到誘使越南軍隊主力撤離柬埔寨的目的。

班師誰叫你們歡迎

班師之時，許世友陰著臉下令：「我回去不許通知人，不許搞迎接，誰走漏了消息我斃了他！」但是，這麼大的事不報告怎麼可能？於是，廣東的領導知道了許司令回來的具體時間，提前趕到機場迎接他。不料許一出機門，看到歡迎的人群，火就上來了：「媽了個×的！」走在前面的人首長，在五〇年代曾擔任過副總理，資格可謂老矣。他滿臉是笑，熱情地上前，伸出手來……許世友上前一步，一把握住那隻手，猝不及防地用力！

「哎喲！」那位首長痛苦地叫了一聲，倒了下去。

「媽了個×的，誰叫你們歡迎！」許世友大步而去，鑽進汽車。

當時，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，接著都氣憤了，罵了一些難聽的話。

喝遍山東酒無敵手

說到許世友，就不能不提到酒。他豪飲，氣大，他年輕時在少林寺八年，他的師傅素應法師傳給他兩樣本領：一是武功，二是酒量。

許世友喝酒倒也簡單，祇喝三種酒：山東金獎白蘭地、安徽古井貢酒、貴州茅台。但和他喝酒可不容易，因為他酒量極大，自誇：「我八歲就開始喝酒，打遍山東無敵手！」他喝起酒來，桌子中間放個大空碗，叫做酒罰碗一碗，說罰就罰，不惜動武。他身後立一衛兵，叫做監酒，不但監視誰要滑，還具體執行罰酒任務。有一位將軍就吃過這苦頭，不僅衛兵被抓走了，還被監酒的捏住下巴用碗灌。和許司令同樣的上將軍官，監酒官也敢動手得罪，這叫「各為其主」。因為

許世友把喝酒看做爲人老實不老實，豪爽不豪爽的標誌，這酒就不好喝了。

三個上將一個命令

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。某年九月的青島，三位上將互相招呼著，準備去海裡游泳、釣魚，管理科長來了，報告說：「首長，許司令來電話他下午到。許司令聽說幾位首長在，很高興，晚上要請客，有野味。」三位上將聽了，卻是不見高興，祇有憂愁。一番議論之後，終於統一了認識：「小李，交你個重要任務，不要讓許司令呆在青島！這可是三個上將一個命令，你這個科長稱職不稱職，晚上回來咱們見分曉！」他明白三位上將怕的什麼，就是許司令的酒。可憐的科長真是絞盡了腦汁，也虧他真想出了一招兒。

下午，許世友到了，剛進門，科長就滿臉堆笑地起來看望：「許司令，到了啊？」

「跟誰學的廢話？看見了還問！」許世友把蒲扇大的巴掌一揮：「晚上的事說了嗎？」「許司令他們三個不行，這回你有酒伴了！」「哪個？」「總理」。許世友一聽，口氣一落千丈：「總理要來？」「總理說，不讓你跟別人喝，他可能晚上到。他說，要喝他陪你喝。」

許世友悄沒聲地眨了一會兒眼，怪親熱地把科長拉過來：「你幫我個忙，給我掛個車，我今晚去廣州。」「剛來就走？」科長故作驚訝，許世友喪氣地搖搖頭，老老實實地說：「我就怕總理。」「那……我給許司令安排車去！」科長溜煙地跑出小樓，安排好車，直到送走了許世友

，才擦一把額上的汗，噗哧笑出了聲。

總理面前丟人現眼

科長之所以能成功，是因為他知道一件事：有一年許世友到北京，周恩來找到了他：「許司令哪，晚上沒事我請你喝酒。」

「沒事，我沒事。」許世友兩眼大放光彩，搓著兩隻手不知怎樣回報總理，終於冒出一句「下次我給總理打隻豹子！」

晚上，許世友滿心激動地如約赴宴。總理已經在門口迎接，拉著他的手說：「許司令，今天我們是小範圍宴請，盡可隨便。」

真是小範圍，入席一看，祇有周總理和他。

「許司令，喝什麼酒？」

「總理定。」

周恩來吩咐服務員：「上茅台。」接著望著許世友：「聽說南京有四大喝，哪幾個啊？」

「王平、江渭清、聶鳳智，還有我。」

「我聽說你是排第一的麼，你們四個到底誰酒量大？」

許世友憨然一笑，點點頭：「算我大吧。」服務員已經上酒。

周恩來不等服務員斟酒用手接來酒瓶放在桌上，用懷疑的眼神看著許世友笑道：「許司令是老實人，我聽人說，就是喝酒不老實，喜歡吹牛。」

「啊？總理，這是誰說的？我找他……」

周恩來連連作手勢：「現在你去哪兒找啊？這樣吧，我們倆個人喝，看看許司令能不能比我

多喝……」

「總理，這，這怎麼行？」

「連我都喝不過？」

「我怎麼喝不過？」許世友著急又爲難，「我怎麼能跟總理賭酒呢？總理不信，另找個能喝的……」

「喝酒不論官大小，祇論酒量大小。許司令，你要是喝不過我，那就是吹牛。」

「我要是喝不過總理，我，我……」許世友真被激起來了，腦袋晃動著朝前傾，像要在桌上尋找什麼，終於找來一句話：「我給總理磕三個響頭！」

「這不行，我不會磕頭。」

許世友好像已經贏定了，燦然一笑：「我哪叫總理磕頭呀，我祇要總理說一句話：許世友喝酒無敵手，一點不吹牛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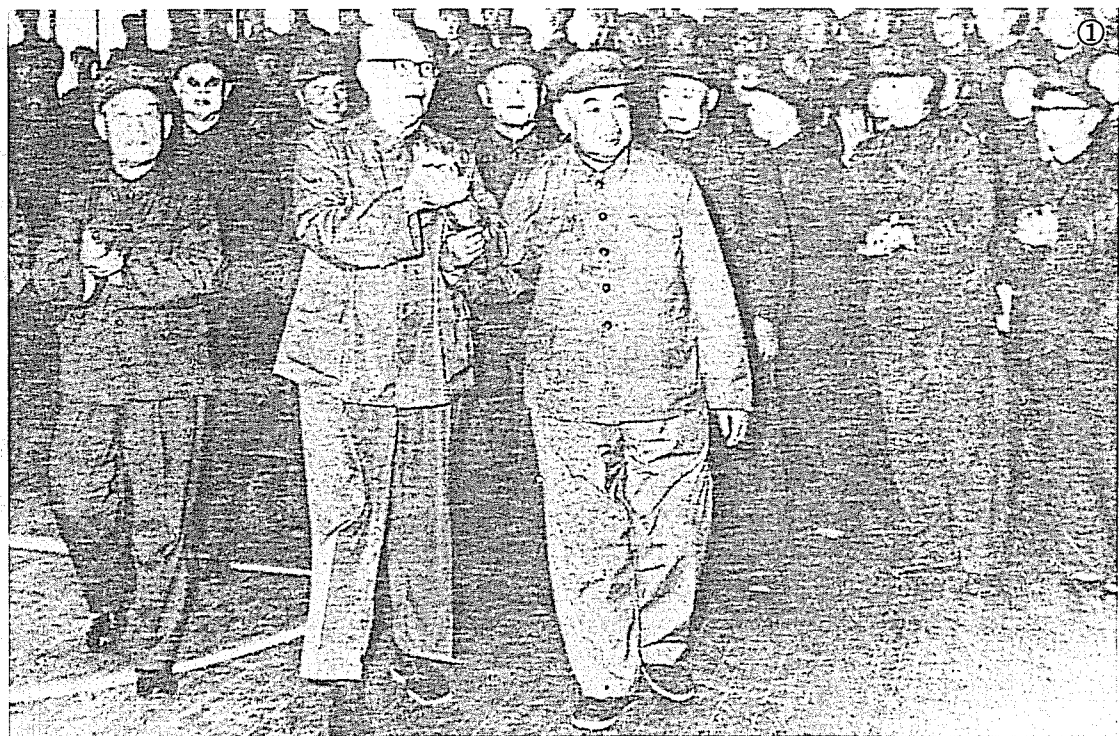
「好，看你吹牛不吹牛。」周恩來親自給許世友酌酒。

「不要斟酒。」許世友拿過酒瓶，豪氣十足先聲奪人：「這瓶是我的了，總理你隨便。」

周恩來笑著對服務員說：「怎麼辦？再給我拿一瓶吧。」

許世友站起身，連乾三杯，顯示地傾傾空杯，坐下來，竭力顯出毫不在意的樣子。周恩來一直平穩安靜，好像早忘了賭酒的事，一邊吃花生米，一邊慢斟慢飲，並且不忘聊天。沒多久，許世友響亮地啞一下嘴，將空瓶放桌上，故作輕鬆地望著周恩來。

「哦，可能我落後了。」周恩來拿起自己的



①一九七四年七月許世友（右）陪同葉劍英（左）在南京接見共軍高級幹部時的神情。

②許世友（左）向工作人員傳授棍術。



酒瓶，朝杯裡倒酒。這時，許世友突然吃驚地睜大眼，那酒瓶居然也空了。

服務員又上來兩瓶茅台。

周恩來仍然是邊吃邊聊，慢酌慢飲不停頓。

許世友仍然是乾兩杯，歇歇氣，再乾兩杯。

這第二瓶喝了兩個小時。當許世友終於乾掉第二瓶時，不再大呼小叫討酒喝，祇是搖晃著身子看周恩來。

周恩來不說什麼，祇是將酒瓶朝酒杯垂直起來——那瓶早空了。



抗日戰爭初期的許世友。

「服務員同志，再拿兩瓶來。」周恩來聲音像往常一樣柔和：「看樣子許司令還能喝。」許世友笑笑，笑得很難堪，好像臉上的肌肉麻木了。

服務員第三次上來兩瓶茅台，這次是周恩來動手開瓶。「許司令，你要哪瓶？」他柔和地問。

沒有回答，許世友粗壯的身體仰靠著椅子往下滑，他想坐起來，可心有餘力不足。不掙扎還好，一掙扎滑落更快，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。

撤去空碗不再監酒

周恩來已經又斟滿一杯酒，立起說：「許司令，起來，站起來，當兵的，活著幹，死了算，砍掉腦袋不過碗大個疤；英雄喝酒，狗熊喝水，我請你喝酒你連面子也不給？太不仗義了吧……」說著，乾掉了杯中酒。

這些語言都是許世友勸酒的常用語言，今天被周恩來一一搬出，可許世友卻無法「英雄」、「仗義」、「給面子」了。他要給周恩來磕頭，被周一把扶住。

「總理，我，我許世友，今後，你指向哪裡，我，我就打向哪裡……」

「又說胡話了？是毛主席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。」

「總理，叫、叫我死，我，就不活。」

再往下，許世友答應了周恩來提的一切條件。以後和別人一起喝酒時，桌上不見了那令人生畏的大空碗，身後也不再站個監酒的了。



① 一九八五年時的許世友。

② 許世友（中坐）與沈陽雜技團團員們合影。

